

林 林^①

地点：北京崇文门东大街 22 号

时间：1994 年 10 月 14 日至 10 月 20 日



林 林

钟：林老，您当年以一个 30 年代学生身份前往日本学习，成为那个时期的见证人，我希望您能给现代青年人讲一讲，您当年怎么去的？

林：好啊。现在有一些事情记得还清楚，有些记得就不清楚了。

留学前，我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，从 1929 年到 1933 年，4 年制的。读正规大学要 6 年。我是在政治经济系，当时这个大学是左派教授多，学习也比正规大学自由一点。我的老师，有名的陈豹隐教授讲政治

①林林，著名作家。1910 年生，福建人。1933 年 6 月赴日留学。1936 年回国，曾任报社编辑和大学教授。1949 年后任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、中日友协副会长等。著有诗词、俳句、散文等作品。

经济学，他对我的影响最大。陈启修，名豹隐，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，是他把《资本论》第一个翻译成中文的。他当时用的教科书是河上肇的《经济学大纲》中文本，自然其体系是马克思《资本论》体系。施存统也是我的教授，他讲一点苏联的哲学。侯外庐来讲国际政治。那时陶希圣也在校内讲课，他讲政治课，我们那时思想左倾，上课还给他提些问题，为难他。还有刘彦，他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，这课对我们有启发。这个大学，后来才知道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，头一任校长是黄兴，我上学时是王正廷，他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来挂名兼任，实际叫教务长管理。

1931年，日本侵占中国东北，我们不满意国民党的安内攘外的投降政策，思想就更左倾了。当时日本的普罗文学大批介绍进来，鲁迅先生就是首先介绍者，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的文艺政策、作品什么的，还有郭沫若的《女神》诗集，看了很有兴趣。我觉得毕业后留在国内找职业也不怎么好，就有心到日本去多学习一些。

1932年我开始学习日语，请了一位老师，叫张仲直。他说能否组织30个人来学，他就专门来教课。我去和同学们说了一下，他们都愿意学，于是我再贴一张广告，结果有一批同学来学，他就来上课，从字母开始，分初级班、高级班。我记得我还跑去听台湾来的张我军^①教授的课，他不在我们中国大学，但

^① 张我军，1902年生。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，留日，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。回国后，长期在北京一些大学任教。翻译的日文书有：《人类学泛论》（西村真次原著，1931年版）、《现代日本文学评论》（宫岛新三郎原著，1930年版）、《文学论》（夏目漱石原著，1931年版）、《现代世界文学大纲》上卷（千叶龟雄原著，1930年版）、《中国人口问题研究》（饭田茂三郎原著，1933年版）、《法西斯蒂主义运动论》（今中次磨原著，1933年版）等。另外尚有学习日语教材多种。

他讲得好，他在文字运用方面，文学气重了一点。本来我们校内就有日语功课，由于我们的教务长夫人就是日本人，她来教这个课。我在校内就应该听这位夫人的，但她教不好，为人倒是挺好的。我们学了近一年的日语。我还买了本日文书《贫乏物语》来学习，我自己学着翻译，原书是河上肇写的。后来他还写了第二部，修订了第一部的观点。他是个认真的学者。我自己学习翻译一些小文章，投给报社，居然在报上发表了。我还将发表的文章寄给日本的原作者，原作者也挺高兴。这是我学习日语时的大体情况，这样到出国时才能应付。

那时去日本，挺方便，不需要护照。学校开了一封介绍信给轮船公司，就买到船票了，用不着去使馆。这样在1933年6月，我就上船到日本去了。船是货船，从天津塘沽走的，没有麻烦，就直达神户。也没上街，乘火车再去到东京。当我在国内时，已经有老乡在东京学习，介绍我去找早稻田大学的姓卢的同学，告诉我说去找他就可以了，后来姓卢的介绍一位台湾同学帮忙，我就进了早稻田大学本科。我原来读经济学科，读了一个学期，觉得不对路，没兴趣了，就不愿意学了，随便去听别的课。那时早稻田的文学有名，有著《小说神髓》、翻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的坪内逍遙等名教授。我住在早稻田大学附近鹤卷町的民房的贷间，有3席大的小房间，房东是工人，房子在一个小巷子里。吃饭就在附近一个广东食堂饭馆里，一顿饭要两毛钱，有猪蹄、猪肝什么的可吃，那是日本人不愿意吃的。在日本花费同在北平差不多。

钟：那么，后来您就钻进文学里了？

林：在早稻田大学的附近高田马场，有一家海涅^①茶店，我

^① 海涅（H·Heine，1797—1856），德国诗人。

看茶店里放有诗人海涅的各种照片、书籍等，喝杯咖啡，可以半天沉醉在海涅的环境里，我成为这茶店的常客，就对海涅有兴趣了。那时关于德国文学，有森鸥外先生的介绍，有海涅也有歌德。后来我翻译海涅的诗，根源就在这个吃茶店。我当时就渐渐了解日本翻译海涅的书的情况，我自己也学习从日文再翻译成中文。我先选译了三首海涅的诗，就寄给上海的一家杂志《世界文学》，它就刊登出来了。这是头一次，我挺愉快，后来逐渐读海涅的书了。我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不少，同你的父亲（钟敬文）也是在学校里碰到的，我们互相打招呼，谈起来，他那时是来客座研究，我们是同学和同乡。后来1948年在香港，你父亲还给我翻译的《海涅诗集》写过序言。

1934年我参加了左联^①东京分盟，大约有30人左右吧，不久我被选为该盟的干事会干事，和丘东平在一起工作。左联同志和盟外同志共同编些杂志，爱小说的成员就编一个《东流》杂志；爱杂文的就编一个《杂文》杂志；还有爱诗歌的就编一个《诗歌》杂志。我就是参加《诗歌》的后期编辑。《杂文》的编辑，一直由邢桐华负责。那时还翻译一套苏联的文学理论丛书，郭沫若^②先生带头译马克思的论文，我也参加翻译高尔基的《文学论》，日文书中有删节的地方，邢桐华就从俄文给我再翻译来补上。

^① 左联，为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之简称。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，由中国共产党中宣部领导。提倡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学。1936年春解散。其东京分盟办有《东流》、《新诗歌》、《杂文》等杂志。

^② 郭沫若（1892—1978），四川乐山人。中国作家、史学家。1913年赴日本留学，1923年回国。参加“创造社”，参加北伐。1928年流亡日本，1937年7月回国参加抗战。1951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。代表作有：诗集《女神》、历史剧《屈原》、译著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（河上肇原著）、专著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、《李白与杜甫》等。



东京银座街道（1934年）

我搞左联组织工作，被指定跟郭沫若联系。郭先生对我很信任，我要他到东京开会，从无拒绝，乐意花宝贵时间，参加活动，指导青年。我有时去千叶县看他。那时他家六七口人，全靠他一支笔来养活。他有时带我们出门在附近散步，在周围荒田上随便走走。他会问这是什么花？那是什么草？我们答不上来，他就说：“搞文学的人，应该懂得这些知识。”那时他的小儿子郭志鸿慢慢地跟在我们的后面。

日本当时普罗文化比较发达，我也是爱看点短的作品，像诗歌、随笔、短篇小说等。我翻译过德永直的短篇小说《马》，在北平《盍旦》杂志发表。还翻译过苏联研究日本文学的文章，在吴承仕主编的《文史》上发表，我自己也学习着写一点，记得写过学习海涅的文章。我主要是学习写自由体的诗，还寄到

国内发表过。我比较有兴趣研究的，就是海涅，我见到他的书就买，还记录了当时日本翻译海涅的全部情况，可惜我的日语理解诗歌的程度还不够好。我对海涅有好感，1983年头一次到巴黎，就跑去蒙马特公墓，到海涅墓表示敬意。现在日本的海涅研究家铃木谦三先生夫妇，还陆续寄《海涅研究》给我，实在令我不胜感谢。

钟：您在留学期间，参观过什么地方？

林：我和同学一起去过东照宫，那里的人工建筑适应自然环境，自然美和人工美调和。日本建筑跟西洋大不同，西洋的建筑传统是宏大，很有伟大气派。东照神宫则与周围环境协调，雕栏画栋，是东方味道。日本画也有它的独特味道，画一株牡丹花下，有一只猫在睡觉，这跟中国很不同。也有画三只猴子，各自闭眼、掩耳和堵口，表示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，看了觉得很有趣。日本的自然美也是独到的，枫叶恐怕是世界上最好的，种类也多，只有东山魁夷才画得出来吧！东照宫的山顶上还有一个大湖，叫中禅寺湖。你走上去一看，哦，原来是水源头！山下的瀑布是从那里流下来的。还有一个印象，是路边落叶和枯枝，日本人认为是美。这跟日本茶道有关，茶道创始人千利休，他老人家把一些叶子从树上摇下来，认为这才有诗意，是自然美。这是禅宗的美学观，不求对称，不求一味繁荣，要有颓败的东西，要有天龙寺那样的枯山水。这样才有兴和衰，符合自然规律。

我还偶然到过不叫红灯区的红灯区，那儿叫玉之井，在东京，离早稻田大学较远。为什么去的呢？起因是读小林多喜二的短篇小说《为市民》，里面讲一个青年人的事，他有一天上街去，碰上电车工人罢工，他认为市民应该做好事，就自愿去开车。忙了一天就喝两杯酒，又到玉之井走进妓馆，在妓馆里自

鸣得意，说他今天开电车是做了好事。馆里一个妓女就对他说：“工人罢工是不得已的。如果我们受妓馆老板压榨，我们也会要罢工。那时，你是不是要你的姐妹来代替？”

这青年很感惭愧，无地自容。就是这么一个小说，我因此想去看一看妓馆。一个人去不好，就约个同学，一起坐车到玉之井去。那是一条街，两边都是小房子，白天也阴阴暗暗。朦胧美吧？两边房前有一个个小窗口，妓女们坐在那里，脸上涂满白粉。据说那里大约有1000多家，总共有5000人吧？她们为饥寒所迫，订有卖身契，10年为期。我还留下这点印象。后来我在1936年6月就回国了。

钟：您现在对中日文化有什么看法和希望？

林：我感到自己对本国传统文化所知不多，中国的尊孔、民本主义很有因由。我赞同郭沫若的观点：孔子的精华，在“仁”字，爱人，并且要达人、立人。日本人对孔子还好，对孟子则不然。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君为轻”，与日本的天皇制相抵触，当时不受欢迎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在奈良朝、平安朝，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是很大的，到明治维新时代，就着重学习西方文化科技了。到了近代，中国就转学近代化的日本了。远的不说，只简单地谈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情况。鲁迅^①为焕发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，像到药店买药一样，大量介绍日本文学：小说方面有森鸥外、夏目漱石、有岛武郎^②、武者小路实笃、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；理论方面有厨川白村、片上伸的著作；还有鹤

^① 鲁迅（1881—1936），原名周树人，浙江绍兴人。中国作家。1902年赴日本留学，1909年回国。代表作有：《阿Q正传》、《孔乙己》、《狂人日记》、《祝福》及多部杂文集等。1938年出版《鲁迅全集》20卷。

^② 有岛武郎（1878—1923），日本作家。1910年参加创办《白桦》杂志。其代表作有《一个女人》、《死》、《宣言》等。有《有岛武郎全集》10卷。

见佑辅的随笔，等等。鲁迅的工作教育了一代作家和青年。

郭沫若也翻译出版《日本短篇小说集》，他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所联系，特别是与“日本文学研究会”关系颇深，结交了竹内好、武田泰淳、增田涉等人。竹内、武田二位，多次到郭家。郭沫若翻译河上肇的《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》一书，使他的思想起了重大的变化。

夏衍与鲁迅相似，也对有岛武郎感兴趣。有岛氏把自己的农场解散，把土地分让给贫农，自己靠笔耕生活。夏衍在中华书局出版有岛的集子，此外还翻译出版一些日本小说。在1938年，在广州翻译出版石川达三^①的《未死的兵》，内容是写日军在南京的暴行。后来石川见到夏衍时说，由于夏衍翻译这书，害了他吃官司。1939年，夏衍在桂林翻译鹿地亘的《三兄弟》剧本，是写日本人民反对侵略战争的。日本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演出了这出戏。我们和这个反战同盟的成员，成了好朋友。

以上三人，鲁迅、郭沫若、夏衍，都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我们在1981年成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，就是继承发扬他们开辟的事业。

钟：讲到文学，您当年对川端康成^②的作品很有感受吧？

林：我曾抱着恳切的学习心情，阅读了川端康成关于美的许多篇散文。在《美的存在与发展》一文中，川端氏对于《源氏物语》^③有极高的赞语，认为日本至今没有出现一部小说，可以与《源氏物语》相比美，特别是关于浮舟其人其情节的描写（显示美、爱、死的纠葛）。在《日本文学的美》中说：“大约1000

^① 石川达三，1905年生，日本小说家。其代表作有：《苍氓》（1935年）、《活着的士兵》（1938年）、《金环蚀》（1966年）、《青春的蹉跎》（1969年）等。

^② 川端康成（1899—1972），日本小说家。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，其代表作有：《雪国》（1937年）、《千只鹤》和《古都》（1961—1962年）等。

年的往昔，日本民族就以自己的方式吸收并消化了中国唐代文化，产生了平安王朝的美”，又明白地指出：“按照日本式的爱好来学，然后全部日本化。”于此可见日本早就有“和魂汉才”的主张了。

川端在东西文化的交流点上，除了在新感觉派时期受过西方的影响，主要继承发展日本文化的优良传统，要求表现日本民族特色的美，这是他的主旋律。由此启发我们要在表现中国特色的文化艺术上，应当努力展现出中国美来！

关于川端的美意识问题，吸引很多研究者的兴趣。从他的一些佳作看来，他好像不在乎小说的主题思想，而在于表现技巧的细致、灵敏。《雪国》写艺妓驹子的美貌、体态、心情，又柔和又轻浮，表现出女人的正常生活追求不到的苦闷，生动得如在我们的眼前。《古都》以花木喻人，人物的心情与四季的背景风光和谐地联系起来，令人十分钦佩。我欣赏《伊豆的舞女》，作者同情舞女们凄楚的生活，写青年男女默默的深情，淡淡的哀愁，确是美妙的青春之歌，显现出川端杰出的艺术魅力。他为继承发扬日本的传统美，要有民族的特色，也要有个人的特色，认真地探索，煞费苦心。他的美的追求和创造，偶尔也背离道德、理性的轨道，因此有人批评他“精神放荡”。

据说在川端生前，亲人就接二连三地死去，当最后一个亲人离开他的时候，川端才开始感到“心灵的创痛”，因而悟到生即死，死即生，生死相连，挂在心里，也深深藏在他的作品中，出现梦幻与现实混同的世界。谁也没料到，他在荣获诺贝尔文

③ 《源氏物语》，11世纪初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，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。作者据说为女作家紫式部。全书54回，近100万字。反映日本平安王朝贵族各方面的生活。故事涉及70年间的三代人物，出场人物400余人，描写细致，被誉为日本古典文学高峰。

学奖之后，像这样在文学上成就杰出的作家，就忍心地告别了自己认为“美丽的日本”。

钟：您对大江健三郎^①可否也谈一谈？

林：关于这个问题，我只能简要地说一说。1960年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组织一个野间宏为首的文学家代表团，大江健三郎是其中的成员。在上海毛泽东主席会见了该团，我则是参加接待该团的一员。大江对我说过，从广州到北京，中国主人都说相同的辞令。我赏识他的率直，那时他支持反对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。1961年中国作家访日参加亚非作家会议，会后参观一些地方，他给予我们作家团照顾，留下良好的印象。后来没有什么接触，对他的作品，也缺乏研究。现在就要加深对他的理解，他为人的仁爱心，和在文学上的探索人生的深层问题。他对患有残疾的孩子，爱护备至，居然将其培育成有所建树的作曲家，实应该令为人父者学习。更重要的是为人类共同的灾祸而忧患呼号（对核武器）。好的小说，好的诗，就是要具备真善美的素质。他具备这可贵的素质，获得成功，我们表示敬佩。据了解，他不拘泥本国特色，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观，这是他的胜人一筹之处。若要与川端并论，看来还是两个时代，两种流派，风格不同。

钟：听说您较多接待日本诗歌界的朋友，在介绍日本的俳句^②与短歌方面也做了工作，那么，汉诗交流的情况怎样呢？

林：中日文化交流，在世界上算很早的，而且关系也很亲

^① 大江健三郎，1935年生，日本小说家。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。其代表作有：《我们的时代》（1959年）、《青年的污名》（1959年）、《十七岁》（1961年）、《洪水涌上我的灵魂》（1973年）。

^② 俳句，为日本古典短诗，由5、7、5共17个字音组成。原称俳谐。现代日本俳句也很发达。

切。在文化交流中，当时汉诗的地位是重要的，因为日本天皇重视。奈良朝敕撰《怀风藻》后，平安朝天武天皇敕撰《凌云集》、《文华秀丽集》，淳和天皇敕撰《经国集》，作汉诗相继不断，即使明治维新兴起学习西方文化时期，作汉诗仍有人在。有人问我：日本最先作汉诗的是谁？查一下知道是大友皇子，作咏怀诗，表示治国的理想。可是他死于“壬申之乱”（672年），终年才24岁。最先填词的，是嵯峨天皇。1986年京都成立一个友好汉诗协会，出版会刊《一衣带水》，与我们中华诗词学会等有亲密关系。我曾被邀请到京都讲“中国汉诗的现状与展望”。最近该会理事长棚桥篁峰，为了推广汉诗创作，著有《汉诗作法》。该会的工作令我们不胜钦佩。

钟：日本现代文化在追求世界文化特点方面，在迈向21世纪目标时，他们的走法和我们的走法，我感到不相似，又好像一百年前的那种样子。19世纪末中日文化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？那时是不是一个儒家文化圈呢？很难搞清楚。虽然中日文化共同点很多，但区别也鲜明。

林：关于儒家文化，各国各有各国自己的选择，不能“圈”人家，“圈”也“圈”不上。

钟：现代日本是经济大国，也想做政治大国。但是在文化上，没有追求和世界文化同步发展的目标，如果缺乏做文化大国的气派，就难在世界文化进步中起带头作用了。请您讲一讲，怎样才能更好发挥东方文化特点？

林：我想，现在我们要先弄清楚自己东方的文化特点。印度的文化特点、日本的文化特点、我们中国的文化特点，这三个东西先弄清楚。印度的佛教，对古代中日两国影响很大，怎能以我们中国作为东方的代表呢？外事可以求同存异，我看文学、文化却要求同也求异，能正确讲出异的地方，我认为就很

可贵。大家互相理解，增加友好。中国传统讲“文以载道”，日本人的传统则较重视“艺”。《游仙窟》在中国早散失了，日本人喜爱它，流传到现代。我们中国古诗，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以来，“孔雀东南飞，五里一徘徊。”一个比兴的引子一过，就谈到社会人间问题，你看，男女问题就出来了，婆媳问题出来了。实例很多。

一个文化人或作家，总得从本国去观察世界，又从世界审视本国，思考比较，取长补短。鲁迅曾经说过：“采用外国的良规，加以发挥，使我们的作品，更加丰满是一条路；择取中国的遗产，融汇新机，使将来的作品，别开生面，也是一条路。”（《木刻纪程》小引）所以，关于东方文化问题，要东方文化专家共同坐下来讨论研究，互相了解彼此民族文化特点，按各自国家民族特色，汲取他国文化的优点，消化融合，创新本国的文化艺术以及科技。我想，这是难急于求成的吧？